



俞序

余自乙丑之秋識毗陵費晉卿先生於吳下鬚眉皓然望而知爲君子人也吳中士大夫下逮兒童走卒無不望車塵而迎拜徒以先生精醫耳不知先生能詩能文固粹然儒者也今年夏先生之子畹滋以其遺書見示凡已刻者四種曰醫醇賸義曰醫方論則皆醫家言也曰留雲山館偶存則其所作詩詞也曰留雲山館四書文則其所作舉子業也余不知醫於醫家言不敢贅一詞讀其詩詞原本性情而風骨魄力足以副之讀其四書文則簡而該奇而正有成宏正嘉之遺則非時下作者所能望也嗚呼先生豈徒以醫傳哉又有未刻者一卷則古文也所

作諸傳敘次秩然各肖其爲人小品如遊黃山記夷猶淡宕得
歐陽之神余尤喜誦之晚滋將以付梓而惜其存文之不多余
謂文果可傳不在多也漢書藝文志所載伯象先生一篇公孫
尼一篇多云乎哉讀先生書知先生之以醫傳而不僅以醫傳
然則先生深遠矣

光緒十三年七月蔭甫俞樾序

俞樾

王序

留雲山館文鈔一卷武進費晉卿先生所著也先生世居縣西
孟河莊河故唐刺史孟簡所濬通志謂之孟瀆河其水經縣北
孟城山入江相傳晉孟嘉隱居茲山高風貞操後人多景慕之
其地代有隱君子云而俗又言天醫星當其分野漢甘石星經
所云巫官二星在房西南主巫醫職事者故孟河多產名醫其
然否不可究知然江以南人豔稱之先生祖父子孫以術業相
繼活人至不可算今言醫者必首孟河費氏光緒戊子先生孫
繩甫觀察來江陰相見具述家世梗概乃知先生以名諸生困
不得志敦行於室扶義於鄉抑非獨醫之善也方咸豐初粵寇



陷鎮江屬縣皆不納糧武進有劉明松者聚奔牛以北五鄉人
於夏墅議請得如鎮江屬縣無事衆享其利有則獨當之鄉民
惑其言郡將名捕明松衆洶洶思變先生疾馳至開諭利害咸
感悔期三日完糧而五鄉安堵當是時微先生幾大亂及事定
絕不自言其天性高澹尤不可及云先生著有留雲山館詩鈔
二卷詩餘一卷醫醇賸義四卷醫方論四卷制義二卷行世觀
察將續刻斯集而屬予序予觀先生之傳朱君理文也稱馬少
游之言曰士生一世稱鄉里善人斯可矣夫以先生之勇於爲
善而窮居鄉里不得一伸其道於時宜其志見於文若是今觀
察世先生活人之業而心其行善之心又才識閎遠將出其身

以加利澤於天下豈特如先生所云鄉里稱善者耶予不敏不足以知先生之文爲特著其生平行事之大端而以觀察拳拳述德之意爲他日券焉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提督江蘇全省學政長沙王先謙謹敘



留雲山館文鈔目錄

朱梅溪先生傳

朱酉山先生傳

外舅理文朱公傳

蔣漢儒先生傳

周笛樓先生傳

亡女順姑傳

梅溪詩鈔序

姚氏重修宗譜序

遊黃山記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重浚超瓢港碑記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謝安撰

謝安撰

謝安撰

謝安撰

謝安撰

謝安撰

謝安撰

留雲山翁文選目錄



留雲山館文鈔

朱梅溪先生傳

古今來庸人獲福而傑士多窮非天之獨厚庸人也庸人無堅忍之性貞固之操一遇艱危蹶而不振故但可以食庸福而不可以處困窮夫惟存諸中者裕百行之原斯措諸外者盡推行之利若梅溪先生非所謂處危疑而不驚履豐厚而不改者歟先生姓朱氏名梓號梅溪履貞公之第六子也上有五兄原配楊太宜人出先生與其弟西山繼配趙太宜人出先生少聰穎讀書有心悟比長輒能貫串經史補博士弟子員雖家道中落而菽水承歡怡怡色養晏如也其後食餼蜚聲庠序間經其指

授者竝知先民矩矱遠近共仰爲經師一日其弟西山謂先生
曰吾家自析箸以來疊遭喪敗賴兄以筆耕嫂以鍼耨僅得免
於飢寒耳將來生齒日繁恐硯螢枯渴終歸無濟弟請從此逝
矣遂就時於吳下人見其服賈而有儒風且樸誠敦厚咸樂與
共業隆隆起乃西山不自以爲功凡事必秉承於家督所謂難
兄難弟者非歟梅溪自家業漸豐益恭厥兄益厚其姪人或稱
其孝友則愀然曰由兄弟論之則有彼有此自吾父觀之則本
爲一人吾不以吾父之待其子者待吾兄大傷吾父心吾不以
吾兄之待其子者待吾姪大傷吾兄心吾方懼無以慰先靈於
地下敢云無愧仁山乎其脩於門內者如此無何粵匪犯順自

武昌揚帆直達金陵破鎮江陷揚州旁掠各州郡大江南北烽火連天礮聲震耳而羣不逞之徒又思乘亂剽掠兒啼女哭一日數驚幸向軍門榮扼賊要衝稍安數載梅溪乃與諸同志在於華山設立保衛總局慷慨任事不避怨嫌或彈壓或消弭或安輯凡所應爲無不畢舉百里之內無意外之虞人徒知其推行盡利而不知其心力亦從此瘁矣迨金陵恢復後以稟貢生權陽湖縣學廩文又兼署武進教諭卽請於太守扎公興復龍城書院調劑寒儒解任後一載而歿夫以梅溪具堅忍之性貞固之操處危疑而不驚履豐厚而不改其才德有足多者倘令天假之年其建樹當不止此惜乎設施未竟遽赴玉樓爲可慨



也然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不於其身在其子孫天於梅溪
若故留其餘慶而俾厥子孫食報於無窮也

...



朱西山先生傳

先生姓朱氏諱楠字西山履貞公之第七子也上五兄爲前母楊太恭人出先生與其兄梅溪則趙太恭人所出也當趙太恭人棄養時梅溪與西山年俱幼履貞公訓之曰汝母撫汝諸兄含哺教育以及婚娶辛苦備嘗今長逝矣汝等尙未成立汝諸兄各懷析箸意汝二人日後矢志同居則汝母地下之目瞑矣梅溪與西山皆涕泣受命不敢忘越年餘履貞公歸道山梅溪甫弱冠西山年尤少諸兄定議析產各分門戶兩君勉從之維時家道中落梅溪硯田所入不足以供溫飽西山乃告其兄曰先哲有言讀書之道必兼謀生弟請從此逝矣遂服賈金閭大



爲生色暇日旋里余嘗偕其昆仲遊余與梅溪縱談今古終日
不倦西山則默默相對無所短長余始以爲少年老成厚重可
嘉耳繼見梅溪與之商榷情事每發一言動中事理始灑然異
之迨其後臨大事決大疑凡不當爲者雖勢迫而不少動所當
爲者雖百折而不可回然後歎其外柔順而內剛斷精明蘊蓄
獨能善用其才也予嘗謂凡今之人多一分才情卽多一分病
痛聽其言似亦娓娓動人且曰無難事此不待其僨事之日而
後知其誤已誤人也卽其恃才之時輕率淺露早可料其必敗
矣以視西山之有定識定力者相去何遠哉西山在蘇懋遷數
十載家日以起嘗告其兄曰兄有三子弟祇一男請以兄之第

三子嗣弟則人各二子以後事事均平矣梅溪笑而許之嗟乎世之豆籩起釁箕帚生嫌者往往而是其甚者外則粉飾文貌內則挾詐懷私若西山此舉則其生平之一絲不苟不大可見乎歲庚申粵匪犯順姑蘇震恐市肆之中逃避者十九西山獨能以所經理者全數送交主翁此更能人之所不能者有同業友孫敬士當病革時託孤於西山敬士歿後撫卹孤寡嫁女婚男罔不臻至避難時曲爲照應難夷之日又爲伊子謀生理謀家室殆所謂不欺死友者歟自申江返蘇將同業之咏勤善堂大加振作收養嫠婦至五百名之多皆西山倡率之力人有緩急隨時隨事酌量周卹予固不能殫述也先是西山在蘇之日

恆多在家之日恆少經難以後因兄秉鐸陽湖遂家於常兄弟
樂於聚首終日笑言然事無巨細必稟命於兄不敢自主或謂
西山君年已六旬何尙畏懼若是西山泫然曰吾少失怙恃抱
恨終天返哺之誠無由可達幸吾兄健在見兄如見父母焉以
事父母之心事兄此中庶可稍安耳聞者嗟嘆之迨梅溪謝世
西山克遵遺志捐送宗祠祭田又捐送同仁會卹嫠會田畝並
存項若干兵燹之後重建宗祠又首倡捐助凡梅溪有志未逮
之事西山無不舉而成之今兩君並作古人遐邇尙思遺愛至
其於分居之諸兄生則佐穀核之資死則任喪祭之事復撥祭
產合祀兄嫂分貲授姪俾各謀生此亦人情之所難而兩君則

引爲分內之事不欲爲外人道也余年差長於兩君又有葭莩之戚周旋最久知之最深今當朱氏重修家乘之時遂不辭固陋而爲之傳

